

科学家传记丛书



[英国] 艾·陶莉 著

徐 亚 倩 译

F A B R E
法 布 尔

科学家传记丛书

法 布 尔

〔英国〕艾·陶莉著

徐 亚 倩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通过四位青少年的游历，写出了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一生的生活。他们边游历边采访，仿佛亲眼看到了法布尔当初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；幼年时怎样玩乐，成年后怎样在田野里观察昆虫等等。

书中常常引用法布尔自己的话，有的描绘当初的情景，有的追述法布尔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，有的说明那种有目的的长期观察——就是这种观察，使法布尔能非常透彻地了解许多昆虫的生活方式。

这本传记告诉我们法布尔的性格和钻研精神，并且给予我们不少极有价值的知识。

E. Doorly
THE INSECT MAN
Eric Bemrose Ltd.

法 布 尔

艾·陶莉著

徐亚倩译

陈俭绘图 张之凡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社1080 (高小)

开本 73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 13/16 插页 1 字数 98,000

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1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830

定价：(6) 0.44 元

前 言

歌德^①有句名言：“若要了解詩人和他的作品，除非到他故乡去訪問。”要了解法布尔这位大科学家和他的杰作，歌德这句话也还是我們的指針。法布尔不但是个昆虫学大家，而且还是个大詩人，他那十大卷《昆虫記》，可說是昆虫世界的一部伟大史詩。我們要了解他毕生对昆虫世界所作的精細观察，对昆虫生活所作的生动描繪，就非熟悉他生前所处的环境不可，因为他的科学工作都是在野外进行的，他所观察的昆虫又大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东西。所以本书作者在写作之前，曾經亲自到法布尔的故乡去游历了一番。

本书的写法因而也不同于一般传记。书中叙述三个英国少年，由一个大姊姊帶領着，前往法国訪問法布尔的故乡。他們一处处探寻了法布尔当年曾經住过的地方，一路上由大姊姊追述这位大科学家一生的事迹。他們寻訪了法布尔誕生的那个村子，上学的那个市鎮，当教师的那个亚威农城，以及他晚年退隱的所在。他們亲眼看到了法布尔的种种遺迹，又从法布尔的本家和朋友口中，听到了他生前的好多故事。所以我們讀这本书的时候，仿佛也亲历其境，跟

① 歌德(1749—1832)，德国大詩人，一生写了許多詩、剧本和小说。

法布尔同住一处，共度那种简单朴素、专心致志的学者生活；法布尔这个人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心目中，让我们领会到他特出的人格，感染着他伟大的精神。

在科学家中，法布尔当然不是第一个研究昆虫的人，可是对昆虫作精细、持久的观察，对昆虫生活作详尽、系统的叙述的，法布尔的的确确是第一个。比如说，昆虫的各别另样的性格，昆虫的出生、蜕变和死亡，昆虫一生的各项大事件——猎食、恋爱、打架、建造住宅、生育和抚养下一代……法布尔都源源本本地详述一番。正因为如此，法布尔才能把我们引入一个光怪陆离的昆虫世界。这个世界的形形色色，简直叫人难以置信。比如说，松树毛虫列队游行，沿着树干而下，还吐丝铺成一条丝路，天黑时好顺着丝路回家——是谁教会了它们这套本领？又比方，大孔雀蛾这位新娘一出世，远在一二十里路以外的情人——雄孔雀蛾——会在黑夜里穿过一重重树林来求婚——是谁给他们传递的消息？又象钻在畜粪堆里的蜣螂，我们一向看作最肮脏的东西，可是古代的埃及人偏偏称它为神圣甲虫——这又是为了什么？法布尔毕生的科学工作，就是要揭开这些“大自然之谜”。

最难能可贵的，却是法布尔让科学和文艺结合起来，用艺术手法来表现科学观察的结果。比如说，蝎子举行婚礼时那个舞蹈场面，即使是诗人笔下的一首美妙的诗歌，小说

II

家笔下的一段精彩的特写，也不过如此吧？！因此法布尔的作品既有科学的正确性，又有文艺的丰富色彩，他使朴素的真理披上了绚烂的外衣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使渺小的昆虫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各献其特出技能，各演其拿手好戏，所以雨果^①称他为“昆虫世界的荷马^②”。

法布尔 1823 年生于圣·莱翁，1915 年死于赛利让。圣·莱翁是法国南部山区里的一个小村子。他出生于贫苦的农家，幼年期间没有上过象样的小学，后来也只修毕了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程，他毕生渊博的学问，大都得力于自学。他自学了高等数学，因此未入大学而考得大学教授的资格。对于化学，他平生只上过一课，而且是一课失败的实验，可是他不但自学了化学，还教学生化学，后来还发明了化学染料。他毕生的主要研究是昆虫学，在昆虫学上作出了空前伟大的贡献，可是他在学校里没有学过昆虫学。他说：学习这件事不在乎有没有人教你，最重要的是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。这话确是句至理名言，我们该把它作为座右铭的。

研究任何一门科学，必须“持之以恒”，必须“始终不懈”。当个“愚公”，才能“移山”；充“智叟”，只会落得“一事无成”。法布尔道道地地是个昆虫学界中的“愚公”，为了观

① 雨果(1802—1885)，法国大作家，一生写了許多诗歌、剧本和小说。

② 荷马，生于公元前 12 至 8 世纪间，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。

察一个小小的昆虫，前前后后要经历十年、二十年……甚至四十年的时间，才下个结论；就是本书提到的槲蚕蛾试验，也经过了两个三年的时间，才得到了结论。这种孜孜不倦，数十年如一日的“愚公精神”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法布尔一生都是在科学研究中度过的。他对大自然有极强烈的兴趣，对科学有极大的爱好，终其生就想凭科学的观察来探索大自然的秘密。他的求知欲好象一团烈火，直到九十二岁的高龄，这团火始终没有黯淡，临终前还说，他要做的事还多着呢。我们每一个新中国的少年，心中都有这么一团火，不过或大或小，或强或弱罢了。只要始终保持着这团火，小的也能扩大，弱的也能增强。唯有凭着这团火，才能向科学进军，才能攻下一个个“大自然的堡垒”。

譯 者

1962年9月24日



让·亨·法布尔

统一书号：R10024 • 28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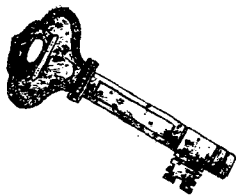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0.44 元

目 录

前言.....	I
本书的来历.....	1
探訪的开始.....	4
圣·萊翁——法布尔的故乡.....	21
古怪的学校和有趣的池子.....	34
法布尔的背运.....	57
亚威农有名的一課.....	66
凹路.....	74
蝎子.....	90
神圣的甲虫——蜣螂.....	103
客人.....	115
燕子.....	129
賽利让的昆虫.....	136
法布尔的花园.....	146
蛾和蝴蝶.....	162



本书的来历



孩子他們整天呆在水松底下，因此凡是認識他們的人都管他們叫水松孩子。他們也有自己的房子，可是他們要呆在那里，就好像老有許多許多事情要他們干。还有这么多规矩非遵守不可，比如說，在父亲的屋子門口过，就不准讲话；各处屋子里有的是钟，要常常留心着看看，不

等敲一点钟、四点钟、七点钟，就先得洗手，准备吃东西。还有这么多家常活儿，說是都对他們有益处的，就象打扫书房啦，学做羹湯啦……这些事情。这棵水松呢，一出家門口就望得见，可是距离家門并不近，孩子們呆在那儿，家里人叫又叫不应，跑去帶他們又不方便，他們便落得个无拘无束，逍遙自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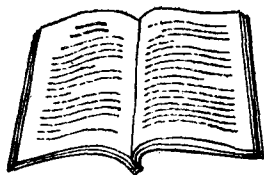
单說这棵水松吧，他們也喜爱。这是棵很老很老的老树，据老人們說，足足有九百年了。它的树干粗大，有好几个大窟窿可以躲藏；树枝却长得低，爬上去不費事。此外，有一件事情叫孩子們觉得最有趣——就是呆在那里，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外地来的游客，他們是特地赶来参观女作家琴·奧斯丁^①当年受洗的那个小礼拜堂的。有一回，人家把礼拜堂的钥匙藏在一个树窟窿里，从此，这就慣常藏在那里了。孩子們常常对游客說：只有他們是奉命看守这个钥匙的，可是并不說明，这个职务是他們自己給自己派定的。就說这个钥匙吧，真不同寻常，足足有一呎半长，看着也叫人惊奇。尽管这么长，找起来却不容易，原来藏钥匙的窟窿深着呢。

这几个孩子是誰呢？一个叫裘拉黛，一个是她的哥哥嘉尔；另外一个叫瑪加莉德，这人只是他們的朋友。嘉尔兄

^① 琴·奧斯丁(1775—1817)，英国女小說家。

妹俩的母亲去世得早，那时候裘拉黛刚刚能够记事。他们自小由成年的异母姐姐佩妮洛沛抚养长大，在旁人看来，这位大姐姐把他们惯坏了，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是这样想法。

他们的村子也跟别人家不同，因为在他们村上，每个人——连他们的父亲在内——都在写一本琴·奥斯丁的传记。这件事使得本来就爱听真人实事的孩子们也想起搜集名人事迹来了。正因为在他们父亲的心目中：世人“谁都比不上琴·奥斯丁”，所以他们挑中的人物偏偏不同于琴·奥斯丁，这是他们有意气自己的父亲的。这件搜集工作多半是由佩妮洛沛做的。每当她在水松底下给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通常只是听着，有时候对故事的细节也提出一些补充。佩妮洛沛偶尔也把故事写下来；凡是她自己的话，他们都特许她把引号省略，因此这本故事中有好多地方都不用引号。



探訪的开始

若要了解詩人和他的作品，
除非到他家乡去訪問。——歌德



那一天，他們第一回想到
要編《昆虫通傳》。水松底下簡
直是盛夏的天气了，尽管古老

的禮拜堂墙上开着早春的櫻草花，草丛里堇菜的白花也刚刚开放。当时，裘拉黛只一个人跟那位法国女教师在一起，裘拉黛觉得怪热，因为她正在生气，正在鬧别扭，所以她觉得这是夏天啦。可是那位法国太太偶然看一眼地下的小花朵，觉得这些花朵恰恰証实了她的意见——在阴寒的英国之春的季节里，这不过是一个晴朗的三月天罢了，因此她把身上的皮大衣裹得更紧些。她看着桌子对面坐着的小姑娘，穿上棉布外衣，裸出胳膊，光着脑袋，心里越来越气恼。

那天早上，她在舒适的书房里火炉旁边給这孩子上課，师生俩因課文引起了爭論，当时她就打了个敗仗，这会儿她准得再敗一陣。“不能让孩子一交手就占了上风，”她默默地

自己叨念着——已經这么叨念了百把遍了。她那件皮大衣上的毛也根根竖起，好象向对面那件棉布外衣示威。这个小人的确有点不对劲儿，簡直是小小的一堆棉花——还有点发蓝，恰象晴朗的天——上头又顶着个小不点儿的脸，一对蓝眼睛，蓝得跟棉布外衣不差多少；那一头金黄的鬚发，又象照着阳光的云彩；这个小儿渾身显得多么别扭，多么僵硬，多么倔强！

那位法国太太想尽了方法，可是什么都沒用，除非自己认輸，听凭裘拉黛把正在讀的寓言改換几个字眼。那位法国太太疑心她完全懂得拉·封丹^①这首著名的寓言詩：《知了和蚂蚁》，只是有意鬧别扭，才把开头的字眼改了。当她背誦英譯的时候，順順当当的，一点不别扭；她那微微有点抑扬頓挫的声調也怪好听；不过这个英譯听起来有点陌生，簡直象是她自己譯的詩句：

螞蚱天天唱唱歌，
一夏光阴等閑抛；
寒风一起冷彻骨，
无衣无食真难熬。

一片蝇翅都不见，

① 拉·封丹(1621—1695)，法国詩人，曾写了許多寓言詩。

虫头虫脑也难找：
要做餡餅沒作料，
餓得肚子陣陣叫。

沒法來到螞蟻家，
苦苦哀求借点粮：
“待到明春掙得錢，
連本帶利都清償。”

螞蟻哪是放債的！
未曾開言先責問：
“大好夏天干什么？”
螞蚱躬身忙答話：
“不干什么光唱歌！”
螞蟻揚臉笑着道：
“如今跳舞吧，我的好哥哥！
掙得几文錢，今晚不挨餓！”

赶到念法文原詩的时候，裘拉黛一遍又一遍地念道：
“螞蚱天天唱唱歌。”法国太太总是輕声輕气地糾正她：“錯了！裘拉黛，知了天天唱唱歌。”

停了一会，裘拉黛又念道：“螞蚱天天唱唱歌。”

“是知了，不是螞蚱，”法国太太頓了頓脚，有点不耐煩了。

“不，我知道，”裘拉黛沉着臉說。

“那末为什么不照拉·封丹的原文念？”

“因为他犯了个可笑的錯誤。”

这个一堆棉花似的小人儿觉得法国太太的脸色真有意思，可是她不大知道这个法国女人是大寓言家拉·封丹的虔誠信徒，认为拉·封丹的話才是千真万确的。在一个法国女人的心目中：拉·封丹的寓言决不会有錯。

两个人沒法再談下去了，誰也不知道后来該是怎么个收场，要不是佩妮洛沛这时候突然到来的話。她手里提着一籃水仙，这是她一路从滿鋪着石南的小径上摘来的。

“噯！佩妮洛沛小姐，”法国太太大声說，“这孩子！今儿早上怎么啦！真令人难堪！她竟然說拉·封丹錯了！我不知道她脑子里轉的什么念头，可是拉·封丹哪！哪能有錯！”

佩妮洛沛在空着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細长的手指扣着，攔在籃子的高把手上，一絲笑意慢慢地流露在她蓝眼睛里，随后又掠过了她那弯弯的、透着和气的闊嘴唇。在佩妮洛沛的笑意里隱藏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故事，一个几千年的老故事。她想到了这个故事怎样牵涉到法国的拉·封丹，又牵涉到古代希腊的伊索，古代印度的說书人，以及那